



原子

上

1176  
9/11  
1



門口白  
孫  
卷



剌原子序

世平俱高笑吾不

余之為金峨先生之役也與狂

齋原子相見其客居大近故

兄事之取親善云原子性耿介

恥與世儒伍潛開芝浦自稱豹

藏以教授為業一裘一葛未嘗

至顯者之門常著書點定自以  
為娛酒間從容謂余曰逸也無  
似幸遭  
昇平之化喁々然與蟲蟻偕蠢  
動苟全性命於海濱猶何所為  
之有將謂避世邪則高矣吾不

敢也寧謂玩世邪則不恭矣吾  
不敢也苟足以營生邪則既多  
矣稼穡之事商賈之業吾未嘗  
習之賣卜賣藥鼓簧粥錫亦不  
為不可唯從吾所好以斯文教  
且學樂以卒歲適有吟嚙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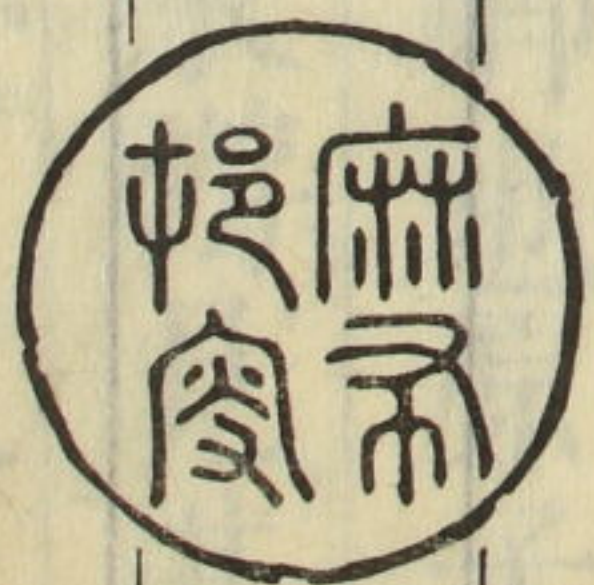
原序  
誰可使聞之百年之後幸不散  
逸則充蠹魚之腹耳余感其言  
與同社之友河泰卿等謀命之  
剖劄傳之其人如論原子所以  
為原子則是編備矣吾復何言  
吾復何言

安永丁酉之冬

河越 高橋榮天爵識



師道書



原序  
高祖於漢而稱  
漢書  
神農

漢書  
神農

漢書  
神農

原子序

高祖於漢而稱漢書神農

原子者何書名也書名則曷為謂之原

子賢乎原子也原者何姓也子者何男

子美稱也孰賢乎原子并純卿也原子

名公逸字飛卿淡路人負笈東游見并

純卿於武之野相與從事斯文才敏卓

絕道既通矣、德既成矣、於是乎譏其所見、自命爲三省餘言、視諸純卿、純卿曰、有是哉、子之急於行也、其諸取之子輿氏之言、與其見、以爲發之緒餘者、儼然一家言、子盍改命、原子、飛卿曰、吁、何敢是將、當作者也、純卿曰、夫道一而已矣、古之立言、取於經而發焉、取於史子而

發焉、亦因其性所近、各異乎所得、亡非道之裂者、及漢室之東、文始有體、自是厥後、夫人趨之急于脩辭、而踈于實用、有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或自處于史子、亦唯徒名矣、子之所論、固既超焉、何嫌之有、飛卿曰、諾、此其命以今名者、賢乎原子也、并純卿爲之也、傳云、有德者

必有言、飛卿其庶幾乎、會河泰卿與高  
 天爵謀、將行之、今以傳之後、復板井純  
 卿閱之、因次前言以為序乎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題辭

管仲之仁、聖人與、梅千載之後、誰云不然、齊桓之伯  
 王室讓權、一匡天下、治平百年、晉文繼興、洪業奕世  
 列卿相輔、庶民之濟、日月昭臨、陰陽不斲、五穀以養  
 桑麻以衣、百工易事、商賈通幣、利用厚生之道、均布  
 家給人足、上下治、時王之澤、歟、先古聖王之化、歟、如  
 之何、不知其所自乎、立言折衷、孔子因論制作之始、  
 作道制道、高且大、學而自蓋、作文學、學而為己、宜自  
 孳孳、作德行、學者尚志、立志勿貳、作尚志、君子務本

原子上 是辭  
孝乎惟悃作立本資孝為忠敬在其中作仕進仕獲  
於君君之憂必分作從政政事所統文武為用作有  
用士之仕代耕素餐非人情作敬事親賢自佐欲寡  
其過作尊賢非汜交擇何以自益作汜愛衣食資不  
唯水火用之藝饑寒何瘡作節儉區區材器自量為  
智作自知行高名亦顯躬毋為不善作揚名人不知  
而不愠知有命從聖訓作知命九十有五篇本孔子  
教徵先賢遺言輯錄以將自效

安永甲午秋九月重陽日狂齋原公逸飛卿識

原子篇目

卷上

道制第一

文學第二

尚志第三

德行第四

立本第五

仕進第六

從政第七



有用第八

卷下

敬事第九

尊賢第十

汜愛第十一

節儉第十二

自知第十三

揚名第十四

知命第十五

篇目終

原子卷上

舊名三  
省餘言

淡路原公逸飛卿著

道制第一

天覆地載，其中有物，物之至大之謂道。經緯織綜，天  
人之間，與古今相終始矣。其為之者誰居？夫道不虛，  
制法不從，施古聖人憂天下之所為作也。其未有道  
也，人與禽獸群相生，相愛相好，相惡大制，小強凌弱，  
喜則聚，晉相媿，怒則蹂躪搏擊，爭奪相殺，窳窳鑿齒，  
者，雄長其間，民不安其生，猶鳥獸朝遊丘陵而不知

原

卷上

廣子 卷一  
夕在誰鼎，中固無君臣上下父子夫婦兄弟之分。若夷狄然，聖人憂之，思使斯民相愛無相害，終其性命而與禽獸異者，仰觀俯察，極知研幾而制民由而行之者，蓋效天之生殖長養不已之義，斯謂之道也。群聖軼興，損益相成，民效而則之，君仁臣義，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男女有別，上下相和，而天下治矣。是以其施法也，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無不各有其禮；怨息取予諫教生殺，無不各有其義；上執以御下，下執以由之，聖人之教是而已矣。然則不但聖人制作，申韓

所述管晏所資，亦道也。而所貴乎三代者，群聖相屬，盡其知，竭其慮，鑑之古，揣之今，雖千載之後，不可得而易也。如申韓以下，則不然，長短高下相倚，不得其中庸，此其所以不及。無偏無黨，蕩蕩平平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當其世，亦不得已之術，而其為安天下也同。惟其小可補苴，一時罅漏，而不可固社稷，化百姓，成長利也。夫聖人憂天下也，曰：視民如傷焉。曰：如保赤子焉。是故匹夫匹婦，有不安其堵，以為己之患矣。夫既如此，雖欲不以天下為憂而得乎？然非得

其位而憂焉則雖有憂之之心將奈之何故聖如孔子不能得而施諸政徒垂之空言而已學者專馳志乎廣博而不鞫深切著明之教乎行事之間獨謂先古聖王治民平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不知施諸今猶古故至其治術大體則不深考焉其所論著有可觀者而不能復試之於從政則空言耳拘泥者或謂古不可以治今此輩亦何知我所謂行道者非執古之道全用之於今也時異則事殊邦不同其俗政從其宜故王制曰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惟

知道則先古聖王憂天下之所制而本之於古以爲施設之方亦何爲而不可前世之興廢以爲之鑑誠計之其時而御天下殷豈全夏周豈全殷秦漢魏晉降之皆然我故曰申韓之所述管晏所資亦道也以古御今燕之噲所以器國也以今御今趙武靈所以彊於時也然而有術也秦以之收六國復以之亡天下矣嗚呼道其存乎人哉

文學第二

聖人之教非自然而有焉雖人之贍智不學則孰得

而知之故。人不可無學也。學而知有聖人道不可湏。史離者是故言焉。而無郵行焉。而無過學。而博於古。明於今。是以議事必莫差誤焉。書曰。時惟建事。學古訓。乃有獲。是古所以尚學也。如夫孝弟忠信。雖未之學。自幼所習。遂亦成性。苟非傳翼。仰飛戴角。伏走者。孰有不知其有父而可尊焉。有母而可愛焉。有君長而可敬焉者乎。詩云。民之秉彝。好之懿德。然而禮不以文之。則君子鄙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惡其無禮也。故曰。行有餘力。則學文學。之不

可以已哉。我聞之。材雖美。不學不高矣。是故夏有校。殷有序。周有庠。夏楚二物。以收其威。四術四教。以造其士。此皆所以明先王制作之道也。夫學之所貴。其惟勇乎。古貴彊有力者。蓋施之學。學可至。施之事。事可遂。施之戰。戰可克。人之柔懦。學而不造。其極非力之不足也。無勇而已矣。逢蒙學射也。視微猶著。視之之父習之之熟也。故學而不造。其極則不知學之可說。不知學之可說。則不知聖教之不可湏。史離不知聖教之不可湏。史離則謂簡練揣摩。徒勞我也。宜哉。

世不說學矣。且聖人之爲道，豈如縣宇然乎？所謂費而隱者也。不循其教而學，則不能殫其義。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何者？不可家至而人視之也。世降時移，大道微缺，上無聖人久矣。孰蒙其周澤，禮樂之跡載在於空言者，亦經秦火而殘缺極矣。其塵索諸燼餘者，如有焉，如無焉。學者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不亦難乎？其幸存者，何可不珍之？若度之於高閣，不復參檢，與弁髦何異？故文學之教，其惟在攻六經而已。古聖人禮樂刑政於此求之，猶足視其大概。

哉！時王之制，雖異其宜，然仁義忠信，不改其行。三綱五常，不殊其誼。此道之大，統不過於人倫。故也以人治人，古今一也。時王之制，卽禮也。禮者，身之文也。文者，身之輿也。學術以輓之，忠信以推之，則雖欲無進而得乎？夫學在知聖人禮樂所自，而文之於身而已。近世學者，謂聖人之教不爲我設，而放辟恣睢，言語不謹，穢行相狎，牛飲爲黨，否則傲然口經濟之虛談，誹議時王之政於此乎？天下之爲人父兄者，惟恐其子弟有讀書者，宜哉！此學者之罪也。其謂聖人之教

不爲我設者不足議焉。謂爲經濟者誠才之美者也。亦惟英氣所致。有失諸矚睫者可謂讀書之未造其極者也。孔子曰：過猶不及。其斯之謂與？學者不可不知焉也。

尚志第三

士尚志也。志一立而終身之功業定矣。其大小遠近則才也。孔子曰：父在觀其志，又亟使其從言其志。是其志所向可以觀其人也。而自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故士莫先於立志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道遠如夫不弘毅者中道而自畫焉。其自畫者謂優柔饜飮如待河清其孰斃而息者。孟子曰：志氣之師也。志之不立不能帥其氣。少怠慢則事業遂廢矣。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道廣大精微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辭約其指博。雖名儒碩師未能極其義。豈一朝一夕所能盡乎？故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蓋思之思之至其通也。消滯乎水釋不自知也。書云：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是以君子之業始衷終皆舉焉。夫嚙嚙欲卯而時夜者其進銳而其退亦

速樂毅曰善作者不必善成信哉詩云于嗟乎不承  
權輿亦惟志之不立其能終之者則鮮矣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豈虛語乎夫其志之不立不特不造其極  
疑惑之所緣而生也蓋疑者疑不疑者之言而不信  
故可之與不可相渾殺惑者惑不惑者之言而不從  
故然之與不然相貿亂而不知其所適從是故疑惑  
者人之大患也夫人從心之所欲則孰獨無心乎必  
也徵諸聖人之教而後紛糾可解錯繆可別苟欲明  
其教則必先詳六經之義六經之義詳而後聖人之

教明聖人之教明而後事之得失成敗然與不然觀  
之猶火矣否則欲臨事無疑惑而不可得也其惑者  
猶可引而致至其疑者雖有聖者亦無復如之何而  
已先王之道其揆一也雖然自孟荀以來歷代諸老  
裂而二三之各執其所見而立言相倡傾天下夫偏  
一方者從其明之者以其不明之者爲惑固也今夫  
節者一也有以爲可養老者焉有以爲可黏壯者焉  
不愛物其惟人乎其無特見者人右右之人左左之  
遂註誤於衆口俛俛乎人趨於其間不亦悲乎揚朱

何泣哉悲夫道如此其大教如此其明而岐路之中  
又有岐路隣人之羊不知其所之非追者罪也齊民  
少長其間所尊奉多端能得無疑惑乎世以釋氏講  
張爲幻有痛排之者韓退之曰不塞不流然而以今  
觀之彼亦賴我道而建者也此我道之廣大包羅萬  
物而不洩使海內之民優游死生於其中而不自知  
巍巍乎大哉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  
不遺者也而狹隘褊小之徒強排之豈其不自小之  
者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我何與焉我爲政而

害於其事乃御之宜有術否則知彼與我各有分守  
我道不爲外物奪特立獨行謂之能不惑也顏淵不  
改樂曾參不爲病其志有立而不爲富貴動不爲威  
武撓而後聖人之道可庶幾也天下無一人自以爲  
惑者若自以爲惑則何惑之有亦惟志之不立疑惑  
所緣而生也故曰士尚志也

德行第四

荀卿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尚禮哉若人今夫事父而  
有禮謂之孝事君而有禮謂之忠允無禮於君父而



爲忠臣孝子者我未之聞也夫其相愛性也唯性無  
禮則犬羊謂之孝亦可也故從性愛父母而有禮孝  
也從性順兄長而有禮弟也聖人之教有非禮者乎  
大哉禮也子大叔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  
古不由禮者謂之無方之民故顏淵問仁孔子曰克  
己復禮夫仁也者古先聖王安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之要而禮樂在其中禮樂得之身謂之德也孔子  
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者一日千里非不稱焉惟  
稱其服調練其服調練也猶人習乎禮樂是爲德也

書云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  
然禮壞樂崩其詳不可得而觀已久矣今也何修而  
爲德曰事君而忠事父而敬事母而愛事長而順如  
其法度時王之制存何必古不復可知者乎如孝弟  
忠信睦婣任卹不異其物而悉禮也孟軻氏有四端  
之說以來仁義忠信皆謂之性非古之教也孔子之  
教學而時習之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有  
教無類今夫事君父習而有禮則我不謂之不忠不  
孝事兄長習而有禮則亦不謂之不弟不順故云孝

弟忠順也者禮之名也行之於身而不失隊焉古之道也傳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蓋孝子恐貽憂於其父母則慄慄危懼必慎其行慎行而無可擇者則百行具百行具而高明光大謂之崇德也謂之危行也若夫欽明文思其仁也天其知也神是聖之盛德而得之於性所謂天之不可階而升者也豈可庶幾乎其爲之而可爲者乃爲之爲長者拚席也其爲之而不可爲者不強之使負牀之僮扛九鼎也其爲之可以爲者而

不敢爲焉者棄德也世有行無禮無義者人語之以傷德乃云我素無德之可傷者是其口給禦人小惡爲無傷而放縱自恣者名教所不容雖聖人無如之何而已安知不積而亡其身乎學者可不察諸

立本第五

夫水之有源也得洋洋之盛矣行之有本也得濟濟之美矣蓋有本末先後物之數也其倒置之從事而能終始者鮮矣凡人之生本於父母故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則至德要道古聖王所以訓天下而萬機所

出莫非孝者孔子亟稱仁仁則聖人憂天下之名孔子所語樊遲愛人是而已愛敬之情於父母之爲孝存恤之心於百姓之爲仁昔者聖王昭臨於上賢臣任職於下教化慈愛布於民風雨時年穀熟垂拱無爲而天下無虞是皆仁政所致也仁則治國安民之本而孝又爲之始也故傳曰孝禮之始也是以天下之爲人君者始於敬天中於恤民終於安社稷爲人臣子者始於事父母中於事君長終於保身故從天子而下至庶人無其禮而能脩身者未之有也故脩

身之所由其惟禮歟禮以自率則家道正家道正而善事父母儻反之則不行於妻子家人九三云婦子嘻嘻終吝若夫兄弟相鬪夫婦反目則父母謂之何哉今之人不習於禮徒以養爲孝而身行不義不顧父母之憂故非示之以不孝則何以知孝書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乃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孟子謂世俗之不孝五曰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之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之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之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之戮、四之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之不孝也。是其大概耳。推類求之、不寧唯是。孔子曰：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由是觀之、孝莫大於使父母無憂於己也。苟欲使父母無憂於己、則先脩身、脩身而有禮、則夫婦莫不和、兄弟莫不友、宜其家人、而父母不說者、未之有也。故一家無禮、而六親輯睦者、我未之聞。而況天下乎。孔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謂禮也者、其儀有數、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擬、如或違之、則爲不孝也。其葬之也、棺槨衣衾、其祭之也、簠簋籩豆、皆有其數矣。夫祭祀之禮、先王所以報本也。今宗廟祭祀之禮、無時制、顯然與天下偕之者、其適有近似焉者、盡委之於有司、己不與焉、唯不過焚香一跪一拜而已矣。凡祭祀、不躬親、則不誠矣。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無其禮、可不謂闕典乎。記曰：君子之教也、必由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孔子曰：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夫然故不揣本而欲其樹猶以足摩頂其能立邪世  
有飾知而驚愚者闕然談政事獨依其所見而不自  
省其行事如何憤然若謂莫我知者嗚呼使此輩試  
治一國則吾不知其果如何一國毋小之有人民焉  
有社稷焉謂治之易易不亦謬乎孟子曰人有恒言  
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韓非曰欲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古之人不苟  
言如斯此可謂知本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文王之謂也學者識之

仕進第六

古者四十而仕服官政士之怕也蓋仕進之道君非  
私使之臣非私事之君資於臣以保社稷臣貳於君  
以安百姓二者皆天職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稷  
契伊傅周召之爲臣莫非奉天職者夫不以天下奉  
一人以一人奉天下蓋天愛此民降命於我而代治  
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可不謂之天職乎聖人之教  
敬天之爲先也古人有言曰君者天也天豈可逃乎

大凡有官守者雖管庫之士亦然其敬事所以敬君其敬君所以敬天也位有貴賤職有尊卑惟君所命竭才盡力展其四體夙夜不懈是而已矣詩云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若夫私之則不自任不自任則不忠不忠之臣國有常刑也夫出入無時進退不請遊居厚養人之情也而拘束於官制不能自擅若憂之則悖逆詐僞後君之心不期而生亦人之情也雖然上之養父母焉下之給妻子焉中之身免負擔荷寵光焉是誰之力與我聞之人生於三父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而事之如一也惟君其嚴且遠者也嚴者憚之遠者踈之於此乎先王之教有朝儀之相敬焉有燕禮之相親焉若夫唐虞之際君臣更相吁俞儆戒於朝而無二者之患豈比後世視其君猶虎乎夫君臣以義合者也孟子曰未有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君無禮於臣臣無忠於君則吾不知其爲義矣故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知爲臣之不易而盡爲臣之義不愠君無禮於己非有大故則同其存亡先民有言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何者君令我者也我戴君

者也。君臣之大義，古之制也。苟無義，唯職之奉，則廝役牖保，何辨其奉職如斯，而利於國家邪？則服事致身，不顧其勞，如斯而我不背於爲臣之義邪？則昇自彊，夙夜不怠，其此之謂忠與？傳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苟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竭股肱之力，是也。庸主使令視臣，臣亦奔趨之，供阿諛苟容，邪曲佞媚，無所不至，其不同宦官宮妾者，有幾哉？否則據累世之權，富貴之資，與公室併倨，自營私門者，非貴戚之卿，則執柄之家也。是皆一國所俱瞻，誰不

倣之乎？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可不誠焉乎？雖然，後進士非所敢與議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禮也。

從政第七

古聖人之愛民也，養之利之教之治之盡心哉。故政刑所施，莫非憂斯民也。夫設官分職，所以輔其政也。師傅卿相，所以分其憂也。周禮六典，經邦國治官府者，專爲紀擾，諸均糾生斯民而已矣。政之爲言正也。將使斯民納物度軌，則以終其性命也。書云：民非后

罔克昏匡以生是以明法度定律令以教之其教之  
所以利之其利之所以治之其治之所以愛之也書  
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六府惟修三事惟和五典  
六禮七教八政咸宜之於天下而後民安其居勸其  
事其所罪者皆傷民圯類者也三刺四誅五刑八成  
布之於四方而後民畏其罪自重孔子曰政之不行  
也教不成也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  
故愛而不教則不孫治而不嚴則不敬書云威克厥  
愛允濟如爲政不利於民此之謂稅政也夫民所急

者生利耳民之無怕也上非治而爲之制則將自利  
焉如其自利則其不爲夷狄者幾希書云民有欲無  
主乃亂古以禮防民猶或踰之而况無禮乎故養之  
利之教之治之有道之世其權在上使民不得苟生  
不得苟生則不得不循其政令故令行禁止矣若夫  
上無其權則不能制之於下不能制之於下則下自  
利下自利上亦自利上下交自利而上無義於下下  
無恩於上上將以取於下下將以不奪於上如此而  
爲政者其盜之道乎晏平仲曰義利之本也蘊利生



孽蓋莅民不能教且利而治之何民之父母之有哉  
嘗觀古無道之君多長於深宮之中育於阿保之手  
未嘗學問不顧其爲民之父母政事不親豫盡委附  
之於群下於此乎姦佞親幸者擅威鬻權以營己不  
以布惠利民爲意其視下如見胡人之肥瘠及民陷  
罪嚴法酷刑以立威其斷之亦委之於下吏吏之偷  
官自利者雖知其寃長繫之僥幸其死於獄中我於  
張湯杜周之治見之如之何不可哀哉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知利之教之而治之於

其未陷罪則下惡得不自利乎又惡得自利而無過  
失乎陽膚爲士師問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古稱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爲  
其憂下而已故知古聖人政教刑禁唯爲愛斯民而  
作然後從政則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大體也而不  
知者廼謂非有土之君非侯王之佐妄論政事以爲  
辭費也然我非論政唯道其大體而已士仕服官政  
而闇於此何以輔翼其君書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凡爲人臣者夙夜在公路天下爲人君者陷不仁以

自利者狗彘而食人食也可不憎哉

有用第八

夫松柏為棟梁才也杞柳為栝棬亦才也而不因匠工斧斤之功則不能為用也故不為匠工擇雖榱桷豫章之質終什深山幽谷之中與荆榛朽非其罪矣人生而不能為國家之用徒與物死生何萬物之靈之有故大丈夫抱利器而待用豈能不砥礪乎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用之與舍之非我得而為之則亦非我罪也蓋人之

才性各有長短大小不能相易而為用故孔子曰君子使人也器之器也者有用之名也人學道而成其器道又得人而成其器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是觀之雖道無其人則息故道與人相須而為天下之用也蓋趙宋之季狙昇平之無事專務財利散籌計會以不遺無垠為賢文學供之於典故武事備之於侍衛而已而不知義府德則何物謂文誥武備無用於今日蘇軾曰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佗

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晉武帝以天  
下少時安欲偃武脩文列郡悉去兵山濤以爲國者  
不可以忘戰而論其不可後皆果如其言夫擊劔習  
戰將士之用也而已劔一人之敵不足學之以防命  
次之辱曰兵凶器平世諱言之以飾不學之陋是皆  
庸將怯夫不知其用者苟有緩急乃果爲何用乎是  
象人而具其位也兵法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即文  
猶武武猶文譬之車有兩輪少一其能行之哉故古  
異職而同道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蓋治亂世

所時有也書云居安思危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事此其不忘戰也先王之法周禮所載章章矣凡事  
不習殆智不用闇故兵不操練士不服且何以觀其  
習變與不犯令乎故常習分數形名進退徐疾坐作  
擊刺遠近䟽數及貴賤長幼賞罰沮勸死喪相恤驩  
欣相共之義而後能爲其用如以不習之士戰奇正  
虛實應變而辨之則我未之信也孔子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孟軻曰不教而用之謂之殃民故將明

士服有紀律行陣整紛紛紜紜而不可亂渾渾沌沌而不可敗此之謂有制之兵諸葛武侯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兵之有制亦惟在五申三令習熟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故有志於先王之治者課其將帥常督責部曲之武技而時治兵撰戎馬器械教行列威儀若三年若五年一閱大興衆以旗物鼓鐸陣步騎如戰法遂以田獵因明賞罰則將士皆知其用而當備不虞也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賞賜所費其幾哉亦唯資用爲奢靡盡

厚賦歛猶不足苟無事乎則唯費之愛未嘗以軍國典章爲意是皆無遠慮之所致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也孫子曰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其及卒然有事如何辦之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財幣雖夥不可充飢兵法曰取用於國是割據之世豈有如治平仰給於佗邦乎又其因糧於敵者非可必之事也故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且天災所時有也

無蓄積而遭水旱之患，何以救民之損瘠乎？國用日耗，數不能愛民，民月困歲窘，盜賊蜂起，人相食，是其弊古今同轍矣。治也，亂之所倚；亂也，治之所伏。聖人察之，預爲之圖，此之謂無用之用也。今之言兵者，不深考之，徒論作戰列陣城制地理，而謂可必勝，殊不知合戰無定勝，敗其利害非可懸度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孫武曰：「兵因敵而制，故兵無常勢。」所謂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嗚呼！夫凶凶者，論其不可必者，而又據之，非愚則誣也。豈以爲士人皆貫頤奮戟，散而自戰者邪？書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節制之謂也。如之何知兵之用乎？是故必也有古先聖王之富國強兵之道，而後無敵於天下矣。昔者梁武帝尚浮華，遺兵機，侯景之亂，尚書以下不解乘馬，一敗塗地，亦足以戒之哉。

亦足以歎之哉  
新華叢書  
富四部共文  
器也  
蓋不惑于四卦  
奮焯燭而自輝  
何必卷而又錄  
終

原子卷上

終

恒昌陽

